
續藏書 紀事詩

劉承幹



①下

吳則虞撰
吳受琚增補
俞震曾敏整理

卷七

碧瓦晴云俯众流，郊原花鸟报春稠。
异书不为新来少，却怪今人懒上楼。

李盛铎木斋

李盛铎，字椒微，号木斋。江西九江人。光绪己丑进士，翰林院编修，国史馆协修。辛卯科江南乡试副考官，京师大学堂总办，江南道监察御史。出使日本、比利时大臣。内阁侍读学士，山西提法使，山西布政使，署理山西巡抚。民国后，任总统府顾问、农商总长、参议院议长等职。家三代藏书，楼名“木犀轩”，后又有藏书室“古欣阁”“凡将阁”“蜚英馆”等十余处。收有四明卢氏、长沙袁氏、宁波范氏藏书。编有《木犀轩藏书目录》。歿后藏书多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，一部分流入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。

伦明《诗》注：“德化李木斋盛铎，早年购得湘潭袁漱六卧雪庐书。聊城杨氏书最先散出者，如《孟浩然集》《孟东野集》《山谷大全集》等，皆百宋一廛故物，君皆得之。所蓄亦不限于古本，吾国今日唯一大藏书家也。性极秘惜，无人得窥其所有。近岁境大窘，商售于北平图书馆，当事者以费绌不敢答。曾以宋本数种抵押北京某书店，余得见之，非其精者。”

《缘督庐日记》光绪十七年五月廿九日记：“访木斋，其寓为明嘉定伯周奎旧第，有林木之胜。”

又光绪十九年十一月二日记：“闻木斋扬州寓庐火，藏书二百篋尽毁，中多明人集部，世间不经见之本，亦江左文献之厄也。”

又壬辰十一月初四日记：“至木斋寓长谈，述袁漱六藏书之富，怡裕、丽宋、海源三家皆不能及。其子榆生童昏，挥斥之易，可为叹息。”

又辛卯正月廿一日记：“木斋招饮，出示宋元明本书籍约百种，其至精者为

《后汉书》，黄善夫之敬室本。《文选善注》，尤延之本。《论语集解》，刘氏天香书屋本。《周礼注疏》八行残本，凡疏释经者系经文下，释注者系注下，为他槧本所无。又《周礼》郑注，行款与余仁仲本同，后亦注经注字数。又《尚书孔传》，大字本，字大于钱，四周宽二寸余，为旧槧所仅见。有墨笔录金仁山表注，尚是明以前人笔。又一《太上感应篇》，宋人所注，宋槧宋印，裱然八巨册，其名有“灵宝三教”字。又崔豹《古今注》，有黄尧圃跋。《读书敏求记》，劳季言校本，蝇头细字，上下几满。其余精本不及觐缕，泰半皆卧雪楼袁氏物，为之心醉。”

又廿二日记：“昨所见木斋书有钱同人侗手写《说文解字》一部，精雅绝伦，孙氏五松园旧藏本。又明刻《太元经》，范望注，较万玉堂本字略小而后亦有郝梁校刻字，疑覆本也。又《柳先生集》《岑嘉州集》《嘉祐集》《石林燕语》，并精。补记之。”

《花随人圣盦摭忆》：“漱六名芳瑛，道光间名翰林也。其生平有一大事，则为藏书，号为近代第一。近日藏书，世传傅沅叔丈之藏园，然以予所知，尚未逮李木斋先生之精，而木老尚言袁漱六之藏书。漱六后人有为章行严记室者，常举其往事以告，而行严又常询于木斋。据云袁罢官归里，书载数十船以西，尽移存长沙第中。逮歿，其子榆生不喜故书雅记，以五间楼房闭置诸籍，积年不问。光绪初，朱肯夫督学湘中，任满离湘前，曾亲莅五间楼房者勘验，则两层自下至栋皆为书所充塞，非由书丛踏过莫移一步。以书纵横堆垛，即移亦无从遍阅，惟随手翻之，辄是宋元佳槧而已。最可痛者，白蚁累累，可见想其中虫蚀已自不少。肯夫出后，为言于木斋，时木斋随宦在湘，尊君明墀时为湘抚也，方以杨扼自许。肯夫且谓东南文献菁华尽在此五间楼中，听其残毁以尽，吾辈之罪也。吾力不支，时亦不许，子其善为谋之。词类托孤，意极珍重。木斋如住宅中验视，果如肯夫言，顾安所出其书而理之者。榆生豪迈饮博，境固不裕，然人以鬻故籍请，必为所挟。客为木斋计，先出重金输榆生所狎友，居间恣其取用，用罄又复饵之，以是往复积数千金。所狎友稍稍吝之，榆生不乐，友因曰：‘天下有借无偿，宜难复借。’榆生曰：‘偿乎！吾焉得办此者。’客曰：‘君乃无产足以抵偿者乎？’曰：‘尽之矣。’客曰：‘人言君家书多，吾固未信。’榆生距跃曰：‘书乃可易钱乎？’客曰：‘是未可料，姑试为之。’明日客赍书数十册诣木斋所，大抵康、乾间版，无甚佳者，然姑如其价留之。榆生果大喜，木斋求观目录，客携四大本至，以蝇头小字书之，非精本且不录。一望知为藏书老册，非榆生所新编也。木斋指名求书不得，则运数箱来，令其自理。自是展转，木斋获

袁氏书不少。明年，榆生罄所有数百箱载汉皋竞售，购者麇集。浙江丁氏亦在其列。木斋尽力求之，如量而止。前后所得盖不过原藏十分之一二也。惟中多名家校本，行家决不听其逸去。木斋据此，勤加搜讨版本之学，遂乃独步一时。邵次公推服无已，至执弟子礼，往请其业。上皆行严述而行严亲闻木老语及者。四大本目录，云在叶焕彬手，次公怱怱刻出，尚未成议。朱肯夫后知袁籍未卒剥蚀至尽，老怀颇慰。朱、李二人晤于京师，犹道及互慰云。行严所指剥蚀者，殆言其焚佚泯绝天壤间不可再见。若袁氏所藏则已散尽，以予所闻最后一宗为钞本秘籍四大箱，售于易寅村，得偿近万，而漱六所网罗者至斯已毕矣。叶焕彬以民国十六年被戕，木老目录未知尚存否？木老年逾八十，睽别已久，忆二十年前兴何鬯威、刘遽六聚谈木老版本之精夥，肱谓宜刊行目录以示世间。岁历电奔，此事业故不宜再缓也。”

又云：“寿阳黎君，名门茂学，强记工书，比遗函于予述袁漱六藏书数事，见闻精确，亟录以实吾札。”

其一云：“予里居距袁家崎头湾故宅数十里，惜未尝一登其书楼。唯闻榆生观察歿后，其家自省城归老宅，家有老姨太太不知为漱六翁妾，抑为榆生妾，保守书数厨，扃闭唯谨，不许家人窥。年久屋漏，水自厨顶灌入而不之知，书悉浸透。某年晒书，则皆粘合不能揭，遂尽焚之。可谓浩劫。不知其中有几许孤本也！”

其二云：“袁家书经李木斋购去后，其余归湘潭曾子伦上舍纪纲家。迨曾家中落，叶焕彬、王佩初礼培，李郁华瑞奇又从而选购其精本。今长沙书估手犹偶见卧雪庐藏印之书，皆袁家物也。”

其三云：“榆翁有诸孙为英文教员者，予一日见其案头有《山中白云词》，戈顺卿过本，墨本批校，小行楷绝精。因从乞之，许举全书赠我，后亦未践斯诺。以此观之，漱翁藏书之富，诚不可思议。其家人不甚爱惜，诚堪浩叹。”

则虞案：黎君与袁漱六同里閤，故所述详细若此。然予又闻叔章言，漱六之书亦有数箱为郭葆生人璋所有，葆生亦朋辈中最恢奇者。元二年，数从宴游，未意其俄焉长怛也。所藏书闻尚封识未动。

案：此述雪庐得书之故实，且补缘督袁氏诗注，因并录于此。语实见章行严《孤桐随笔·袁李书缘起》一文。

又案：漱六之残书，其孙售之衡阳程氏。

二十六年六月三日及三十日《大公报》载：“李氏五世藏书，为当今海内藏书之冠。今年二月四日，木斋在津逝世，某国饵重金愿得其书，教育部派袁同礼

与其嗣人李少微在平洽商，董绶经促成其事。全部藏书之半已质诸新华银行，其中最佳者以钞本为多，居三分之一，教育部拟出四十二万元，李少微希望拨足五十万元，某允于庐山茗叙之便向枢府商议云。”

则虞案：《西谛书目》有《木犀轩书目》不分卷，钞本。又《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》一卷，钞本。《木犀轩藏宋本书目》一卷，铅印本。

又案：木斋撰有《大光明殿储存正统道藏版本目录》，梁涵曾见其稿本。大光明殿毁于庚子之役，版本万余殆尽。木斋有《经眼书目》二十二卷，附《历代藏书家印记》二卷，稿本未刊。《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》，北京图书馆（今国家图书馆）有传钞本十二册，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打字本四册。木斋书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，余十度登楼借校《淮南子》《论衡》及《安吴先生文稿》，空楼人鲜，至竟日不逢一人。其书有绝佳者，惜不能常在楼中从容雠理。

藏印有“李盛铎木斋审定”“木犀轩”“木犀轩藏书”“两晋六朝三唐五代妙墨之轩”“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”“德化李氏木斋阖家供养经印”。

考索何如名理深，著书先抱待焚心。

史家开辟今文例，不敌慈恩法喜音。

夏曾佑穗卿

曾佑，字穗卿，号别士，又号碎佛。钱塘人。光绪戊子乡试中式，庚寅会元，翰林院庶吉士，授礼部主事，改选山东沂水县知县，后改安徽祁门知县，补泗州、直隶州知州。未赴任，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，放署广德州知州。民国后，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，旋长京师图书馆，兼清史馆纂修。甲子三月歿，年六十二。

《谭复堂日记》：“夏遂卿孝廉曾佑，紫笙舍人之孤也，持紫笙遗诗《春晖草堂集》属予审定。一家敝咏，三世文藻，人各有集，湖山有美，数十年间如夏氏者殊不多见。”

则虞案：余闻穗卿先生之甥朱义康乐之云：“夏先生中年驰驱江上，常见数行篋自随。读后置于沪寓或杭州余寓。藏书可分数类：一曰集类。以清人诗集最多而有注者，宋清人注宋诗亦如此，唐宋人集少，而明人所集之唐宋人诗文并刻无注者更少。二曰史类。除二十四史外，以清初人有关史注之书为最多。三曰相宗书最多。缘于中年在金陵幕府久，而此时杨仁山居士刻经最勤，与杨交甚密。此类之书盈屋充栋，日本精本亦不少。四曰新书。当时新书杂志无不读，读后即置之高阁。自江南制造局、上海徐家汇格致书局，以至日本之小本无不备，总之为读而不为藏。”

叶景葵跋《志盦诗稿》后段有云：“穗卿由庚寅会元得庶常，天下想望丰采。迨甲午以降，喜读章实斋、刘申受、魏默深、龚定庵之书，又与康南海、黄嘉应、谭浏阳、文萍乡诸君游，浸淫于西汉今文家言，究心微言大义，尝学为新派诗，记其一绝云：‘六龙冉冉帝之旁，洪水茫茫下土方。板板上天有元子，亭亭我主号文王。’又一联云：‘帝杀黑龙才士隐，书蜚赤乌太平迟。’穗卿不多作。穗卿散馆改外，分发安徽，任祁门县数年。罢官归隐，贫况依然。又入教育部，任北京图书馆馆长，束书不观，只字不写，盖已读遍群书，最后喜究内典，尝自谓无书可读，无事可谈，惟沉湎于酒，卒以酒死。一代才华，终归泯没，

惜哉！”

夏敬观《题夏穗卿遗墨诗》有云：“尘败群书篋，名余断句囊。”

则虞案：《北京图书馆善本目录》最早者为缪艺风《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，此目有艺风手稿本二册，现在北京图书馆，其全目刊列在《古学丛刻》中。又有王懋谔《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》，教育部藏印。民国五年夏氏重行校订成《京师图书馆丙辰善本书目》，寻改为《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》四册，即行世之铅印本是也。民国七年，江瀚又重订，初名《京师图书馆壬子善本书目》，后仍名《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》，五本。九年张宗祥任京师图书馆主任，又重编成《京师图书馆庚申善本书目》八卷。其时午门历史博物馆整理内阁大库遗藏，并入宋元旧本，故张目视夏目卷帙为多，张目未刊行。十一年，史锡永增入午门检出宋元残本，成《壬戌增订善本书目》，亦未刊印。夏氏又有《京师图书馆书目》十二卷，丙辰油印本。

诗纪藏书垂范型，童乌无命受《玄经》。

撩人第一伤心语，憔悴中郎曙后星。

叶昌炽鞠裳

《清史稿·文苑传》：“叶昌炽字鞠裳，元和人。光绪十六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累至侍讲，督甘肃学政，边地朴陋，昌炽校阅尽职。以裁缺归，著书终老。国变后五年卒。著有《藏书纪事诗》六卷、《语石》十卷、《邠州大佛寺题刻考》二卷，均考订精确。”

则虞案：昌炽字颂鲁，号鞠裳，自署缘督庐主人。藏书室名“治庸室”，阁名“双云阁”。晚年书归嘉业堂与聚学轩。撰著除《藏书纪事诗》《语石》《邠州大佛寺题刻考》外，还有《缘督庐日记》《庚子纪事诗》《滂喜斋读书记》等。

曹元弼《叶侍讲墓志铭》：“公校勘学冠当代，初与管明经同鉴定《瞿氏铁琴铜剑楼宋元本书目》，嗣为蒋芑孙太守校《铁华馆丛书》，精埽润蕢。为潘文勤校《功顺堂丛书》，传习艺苑。又隳括历代藏书源委为《藏书纪事诗》七卷，示学者读书津途。论列古今石刻，发凡起例，创通大义，成《语石》十卷。两书皆独有千古，然在公学问全体犹一斑耳。最后刘翰怡京卿延校宋本《四史》。公弟子闾达，居多同里。潘部郎祖年得公指授，精目录校勘，为公刊诗文集。”

《藏书纪事诗自序》云：“右《藏书纪事诗》七卷，原稿六卷，尚未定之时，及门江建霞太史校士湘中，录副出都，遽铍诸木，今《灵鹫阁丛书》本是也。其间引书繁苐，举例踳驳，叙次先后，不应辽绝，写生逐录，亥豕之讹，亦多沿而未削。客春刊《语石》既毕，遂取旧稿，手自厘订。旧例不录生存，断自蒋香生太守为止。今以续得九首，移原稿附录诸诗别编为一卷，都七卷。正史有传者据史为次，有科目者以释褐先后为次，无者以其同时人序跋赠答参稽而互订之，诗注亦小有增损。”

吴郁生《缘督庐日记序》云：“余谓君之《藏书纪事诗》《语石》二编，乃二百数十年间之创作，君虽欲然而心熹余为知己也。”

《藏书纪事诗》重校本，盖藏事于辛亥之秋，其己酉六月十七日记：“《藏

书纪事诗》编校毕共六卷，不足廿万言。江刻亥豕尚不多，但原编未定之稿，次序凌蹊，先后移易，颇费钩稽。开卷之初，惟恐旷月经旬，杀青无日，乃当兹敝门避暑，埋头伏案。一月工夫，全书居然告藏，非初愿所及也。以无时代可考者四家，一释，一道，赠书、换书、买书、工估共二十首，又添写官傅稚周慈一首，另为一卷，共七卷。”十一月十九日记：“灯下作《藏书纪事诗解题》一则，以为陈列之介绍。”十二月十九日记：“重纂涉园一首。”庚戌二月廿八日记：“《藏书纪事诗》既改六卷为七卷，卷六之后作识语一则，卷七后两则。”廿九日记：“补黎莼斋、方柳桥各一首。”三十日记：“补丁松存一首，新补并沈翠岭、许翰屏数之，共得十一首，再添则蛇足矣。”三月廿日记：“重编《藏书纪事诗》第七卷，新补九首，附录廿二首，共三十一首，不为寂寞矣。”八月廿七日记：“昨重编《藏书诗目录》毕，自作一跋，附目后。本拟以去腊宁垣陈列所作说明书为蓝本，索旧稿不得，不能不别创一稿。”

《缘督庐日记》辛丑四月十一日记：“得薇孙函，以七绝二首见赠，读《藏书纪事诗》而作也。次首后二句云：‘名山自有千秋业，何必楹书托后贤。’下句所谓旁观者之慰藉也。”

则虞案：《藏书诗》有吴昌绶、章钰、王国维批校本。

其所藏书，庚戌九月九日记：“重阳日位置箱架，整理签题。新旧都三十三箱，湖海投赠、坊肆雕造，并丛残不全之本，另置三架。又卧室精本一架。二十年塾师，二十年宦游，十束之艇，五斗之俸，尽于此矣。”

则虞案：《吴县志》有叶恭棻《治廬室书目》。

袁昶《浙西村人稿·送叶缘督太史还吴中》：“点勘群籍下戊签，收藏入录发凡严。元翻宋槧资南董，括尽流传竹与缣。”注云：“君搜录古今藏书家作杂咏三百首，人系以传，异闻轶事，笈罗极富。”

《观古堂诗·壬戌感逝诗·家鞠裳》第二首云：“三吴文献鲁灵光，前辈风流敬梓桑。四部略分钱罄室，两雄相敌艺风堂。学传衣钵灵鹫在，梦绕觚棱彩凤翔。旧赐缣袍恩遇厚，盖棺犹带御炉香。”

段朝端《椿花阁诗集》：李审言上海信来许以《藏书纪事诗》七卷本借读，并贻以诗。次韵奉酬，有云：“新书遮眼许相借，古诗入手吁可喜。”

其藏书印记，缘督辛亥八月初五日日记云：“出大小石章四方，请伯南代求祝心渊铁笔。一曰‘双云阁’，谓宋拓李思训、金拓李秀两云麾也。一曰‘奇觚廌’，其二联章名字印。”

《藏书纪事诗》卷六，程叔平诗注引顾广圻《刻易林序》云：“回忆初知有

是书之日，倏忽二十五六寒暑，广圻亦复行年四十有三，久见二毛矣。方思悉数吾吴人物渊源，典籍流派，所闻所见，加以笔记，存储敝篋，示我儿曹，稍传文献之信，而薨圃刻是书颠末，乃可为其中之一事者也。昌炽案：此书自甲申属稿，迄今七载，粗可写定。犬马之齿亦过四十有三，非敢窃附前贤，亦聊存文献于什一而已。”

则虞案：鞠裳为《藏书纪事诗》写定之年为四十三，余续诗脱稿适亦同岁。鞠裳白头惛独，余中岁失儿，读薇孙诗不禁泫然泣下。长男报珩，早慧，二岁识韶名，四岁能作擘窠字，宛似经石峪，南岳佛刹多有其榜书。歿之前夕，索余所蓄古泉以弄，又叩洪昉思乐府事。年十一，以泅卒，正昉思堕水日也。鞠裳纪赵凡夫诗有“憔悴中郎曙后星”句，因假用之，既悲逝者复自念也。触物凄怀，感念亡儿，若在初歿。

大隐城南尺五天，玉溪诗格最清妍。
闲窗卷册雠题罢，红烛秋星冷似烟。

曾习经刚甫

《近代诗钞》：“习经字刚甫，号蛰庵，广东揭阳人。光绪庚寅进士，官度支部右丞。”

伦明《诗》注：“揭阳曾刚甫右丞习经，居丞相胡同潮州馆。余壬寅来京师，多从君借书读。君喜谈书本，暇则偕游琉璃厂，随所见谆谆指示，余之癖于此，由君引之也。君官日贵，所积亦日富。国变后，积俸余三四万金，有人给以买田天津，既乃以咸不可耕，遂丧其资。贫至鬻书为活。歿后所遗数十簏，叶誉虎念旧谊，拟尽购之，属余点查，议给价七千金，惟不欲以独力任。迁延数载，其戚陈某以售之琉璃厂翰文斋，闻得值无几。君所藏书册，面皆署‘湖楼’二字，其家尚有田庐。上海多潮人，素重君学行。或劝君迁彼，即鬻字亦可得润，而君愿守故都，以至于死。岂心有所恋耶！”《广东藏书纪事诗》注所述略同。

则虞案：刚甫又作刚父，著有《蛰庵诗存》。

《双鉴楼藏书续记》：“刚甫歿后，其夫人浼余为检料遗篋。藏书万卷，多手自辑补。每帙皆经点勘，卷头纸尾，丹墨烂然。旋为翰文书坊捆载而去。余重为故人手迹，略收数帙以归。墓木未拱，敝篋俄空，思之辄为泫然。”

《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》有刚甫过录陈澧签注《韩非子》。刚甫有成化本《张曲江集》，书中多有题跋，尚存于其戚吴文献处。刚甫藏书目手写本在余处。

藏书印有：“湖楼”“经”字朱文章、“刚甫”二字朱文章、“蛰盒藏书”方形章、“潜斋”二字小章、“校定”二字朱文章。

上第抽簪髻未华，青门谁问故侯瓜。
谩云贝阙无生死，朱鸟春风怨落花。

陈伯陶子砺 邓蓉镜上选

《广东藏书纪事诗》注：“陈伯陶字子砺，东莞人，陈东塾弟子。光绪己卯解元，壬辰进士，探花及第。通籍后，师事李仲约侍郎，因好收藏明清间野史及万历后诸家奏议别集。官江宁提学使、布政使。宣统初，见朝局日非，告归终养。辛亥后，避居九龙，署名九龙真逸。著《胜朝东粤遗民录》《明东莞五忠传》《瓜庐文剩》《瓜庐诗剩》等。其父铭珪，著籍罗浮酥醪观为道侣，著有《长春道教源流》八卷，《浮山志》五卷。子砺汇刻入《聚德堂丛书》中。子砺晚年遗命以所藏书捐置酥醪观中，故罗浮有道同图书馆之设，即以其书为基本也。南海关赓麟《吾土集》有《道同图书馆有怀陈子砺师诗》云：‘小楼咏诵傍琳宫，一老归来物望崇。行遁余生仍讲道，著书微意寓褒忠。荔村集在传弓冶，芥子园荒忆雪鸿。廿载沧桑风义渺，瓣香惆怅拜南丰。’师没于庚午八月，翌年而东省变起。”

则虞案：伯陶字象华，号子砺，晚更名永焘，别署万年青。撰有《东莞县志》《孝经说》。

《广东藏书家考》云：“邓蓉镜，字上选，号莲裳，东莞人。少端谨，家贫力学，事父母以孝闻。年二十，就县考，七试文不加点，华令廷杰大激赏，技冠一军，并延课诸子。同治辛未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充国史馆纂修官。癸巳冬丁内艰，归，即不复出。当道聘主广雅书院凡四年，讲道论文，昕夕不倦。卒年六十九。著有《续国朝先正事略》《知止堂随笔》《诵芬堂诗文稿》。”

蓉镜《诵芬堂藏书记》云：“余少好读书，以贫故，时文外无书可读。既而食飨于庠，复覩颜为人师。遂以馆谷所入，渐次购书。然授徒日有常课，口讲手书，苦无读书暇晷。辛未通籍后，供职词曹，暇矣，则又事力于诗赋小楷，与少时专力于时文者无异。岁丙戌，忝奉督粮江右之命，江右漕粮改征折色，政简而拙易藏，辄于公暇读书，冀免不学无术之诮。乃未几而权臬事，又未几而再权三权臬事。察吏诘奸，案牍纷集，不禁废书而叹曰：自兹以往，将终身为不学无术

中人矣！然性之所好，不以烦冗而改其初，故虽不暇读书，犹后购书。渐积渐多，恐其遗失而不及检也，爰记其目，以示儿辈。”云云。

悬河谁敢竞豪雄，妙句能回大历风。
两戒山河罗指掌，前修惟有菴施工。

屠寄敬山

《晚晴移诗汇》：“屠寄，初名庾，字敬山，武进人。光绪壬辰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淳安知县。有《结一宦诗略》。敬山文辞雅令，尝辑《常州骈体文录》三十卷，颇为世所传。中岁后，屏绝珎华，专意为《蒙兀儿史》，已刊者数十巨册，未竟之绪尚多。孤学奄逝，致可惜已。”

伦明《诗》注：“武进屠敬山师寄，中年后屏绝他务，专撰《蒙兀儿史记》。性嗜酒，笔一枝，酒一壶，恒不离手。戊巳间，以国史馆事，重来京师。余在北京大学授课，往返经其庐，修谒较勤。尝乘间请曰：‘书何时可成？’先生笑曰：‘余今年六十矣，再须六十年可成。然余固不期其成。家中雇一刻工，成一篇即刻一篇，死而后已。’久之南归，而讣书至矣。先生尝之粤，为张之洞校刻广雅书局。又尝至黑龙江，参将军寿山幕。庚子之役，先生不主与俄开衅，拂寿山意，径归。仓皇中丧其行李，所撰《洛阳伽蓝记注》亦遗之。余见其诗稿自注有云：‘寿山为袁崇焕后人。’惜当时未询其详。先生歿时，《史记》仅刻成十册。”

《缘督庐日记》辛丑六月十三日记：“答屠竟山，出其厂肆新得旧抄书籍，皆平平部帙，惟在太原所得《太平广记》一部，板心有‘吴郡沈氏’及‘野竹斋校录’字，吾郡沈人山辨之钞本也。为之摩挲久之。”

胡璧城《过常州念屠敬山诗》：“秀面疏眉六代风，悬河谁与竞豪雄。魏齐石墨罗胸次，西北山川在掌中。少小诗才同李贺，生平风趣似张融。冶城山馆菴施阁，算逊乡贤小篆工。”

则虞案：敬山号归甫，民国后任国史馆总纂。著有《蒙兀儿史记》《黑龙江舆地图》《常州骈体文录》《洛阳伽蓝记注》等。余见其手校《孔子家语》及批点《唐文粹》多种。

翠墨残编感逝波，平生精爽此销磨。

鄮篲事事皆称后，可惜潘郎拙用多。

王仁俊捍郑

王仁俊字捍郑，又字扞郑，号籀鄮。江苏吴县人。光绪十六年进士，任湖北知府，存古学堂讲席，京师大学堂教席，学部编译图书局副局长等职。精于史志、目录、金石学。著述甚夥。

伦明《诗》注：“吴县王捍郑仁俊，张文襄督粤日曾校书广雅书局，张移湖广，又充存古学堂教习，及张管学部，又调为学部右丞。歿于辛亥后。庚辛间书始散出，余得其《著书全目》一纸：《格致古微》五卷、《表》一卷、《群经讲义》三卷、《孔子集语补遗》一卷、《毛诗草木今名释》一卷、《尔雅疑义》一卷、《仓颉纂辑补校斟证》三卷、《说文引汉律令考》二卷、《附录》二卷、《说文家学》一卷、《说文独字成部考》一卷、《汉书许注辑证》一卷、《周秦诸子叙录》一卷、《淮南子万毕术辑证》一卷、《正学编》三卷、《辟谬篇》二卷、《辽文萃》七卷、《艺文志补证》一卷、《西夏文缀》二卷、《艺文志》一卷、《存古学堂丛刻·经史词章学》四卷、《感应篇儒义》六卷、《古本考》一卷、《学堂歌笺》二卷，以上已刊。又《孔子经解》《两汉传经表》《通经表订补》《吴郡汉学师承表》《吴郡著述考》《群经汉注辑证》《玉函山房续编》《春秋左氏传学》《尔雅读》《尔雅大字本校勘记》《说文考异纂》《小学钩沉补续》《释名集解》二卷、《补遗》一卷、《白虎通义引书表》一卷、《白虎通义集校》一卷、《三代教育史》《大学堂文学研究法》《周秦学术源流考》《古今中外文字考》《管子训纂》《商君书表微》《鹖冠子闲诂》《老子正谊》《淮南许注异同三诂》九卷、《淮南子杨榘》一卷、《墨子经说疏》一卷、《诸子札记》《意林周注订》五卷、《补逸》一卷、《景祐六壬神定经纂》二卷、《佚秘府略笺》《汉书艺文志校补》十卷、《隋书经籍志校补》《古类书辑录存佚表》《许学郑学》《武庙祀典考》《西辽书》《秦权度量考》《荥阳郑氏石刻考》《历朝石刻跋》《金石萃编补跋》《金石续编补跋》四卷、《金石萃编三续》《匋斋金石文录》《金石通考》《寰宇吉金录》《寰宇访碑记三续》《新墨缘汇

观》《圣哲辨诬录》《小畜集考证》《王氏文献录》《正学堂集内篇》二十卷、《外篇》二卷、《附篇》一卷、《正学堂笔记》《军歌笺》《吴谚证》《孟鼎集释》一卷、《群书佚文辑佚》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补遗》一卷、《说文要旨明例》一卷、《补宋书艺文志》一卷、《补梁书艺文志》《甸斋钟鼎款识》《敦煌石室真迹录》六卷、《附》一卷、《唐律名例疏》一卷、《存古学堂丛刻·经学》七卷、《顾氏群书集说补正》二卷、《石刻正文》一卷、《五百经幢馆稿》一卷、《东西文菁华》《汉碑征经补》《许君说文多采用淮南说》一卷、《淮南许注考证》《籀邾赋荃》二卷、《碑版丛录》《金石萃编统补稿》《金石题跋》《籀邾谿读碑记》一卷、《金石薄录》《西夏文缀外篇》《尔雅学》《郑峯阳辨诬录》六卷，以上未刊，共一百余种。余按目求之，十得二三，闻《说文》诸稿本归徐菊人，《管子训纂》归闾霍初，余无可觅。《缘督庐日记钞》载捍郑遗书出售索值万金，系甲辰闰五月，地在上海，故都遗稿之出。又后五年，据闻捍郑有遗妾嫁湖北人某，挟稿以行，诸稿由湖北人手售云。霍初曾受业叶于捍郑，拟借余所有先印行之，今霍初歿，此事不知谁属矣。”

捍郑有《辽史艺文志补证》一卷、《西夏艺文志》一卷，已印行。又有《汉书艺文志校补》《隋书经籍志校补》《周秦诸子叙录》，未见刊本。

则虞案：《正学堂集内篇》二十卷、《外篇》二卷、《附篇》一卷，底稿本，近亦流在厂肆。其所撰日记一册，内有《琉璃书铺表》，有关藏书故实，载本书第十二卷内。周广业《意林注》不分卷，仁俊有手校本，今存北京图书馆。

《缘督庐日记》甲寅五月三十日记：“捍郑太守身后遗书出售，以其簿录来。精奇无几，惟于家集如渊雅堂、壑舟园先后诸刻巨编，如《姑苏志》小册，至《橘巢》《二波》一家言略具，搜访不可为不勤。故人已矣，云烟散落，同在旦暮之间，何忍顾而闻之耶！”

陈衍《题王捍郑海东访学图》：“国于日出处，旧学我自出。卅年图维新，欧化及纤悉。嗟我乏谋人，于野罔求失。问官问礼辈，近者颇不一。王君今学人，等身积著述。揭来讲和文，匪舌而以笔。奉檄乃扬帆，流丽看风日。彼都富人士，五善自秩秩。余事搜善本，归棹满缥帙。”云云。

《石遗室诗话》：“王捍郑太守著述等身，长于辑佚之学，最善者为《辽文萃》《西夏文缀》。余与乙庵促使付梓，与《唐文粹》《宋文鉴》《元文类》诸书共有千古矣。闻喜为诗，惟记有断句十字云：‘吴楚两存古，江湖一散人。’可作君楹帖。盖君本吴人，时湖北、江苏各创设一存古学校，皆君总其教务也。”